

何建明 ——— 主编

第
1
辑

老子道文化研究

道

2019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老子道文化研究

第 1 辑

“道”与时间

谢林德

许地山的道教史论与道教的三维一体结构

何建明

言道与术道：道家思想的信仰空间

程乐松

宋代老学的思想价值

刘固盛

茅山降授：道教与上层社会

〔美〕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著

陈影译

宋代道教沐浴科仪的文献研究

姜守诚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定价：98.00元

何建明 —— 主编



老子道文化研究

第
1
辑

2019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道文化研究. 2019 年. 第 1 辑 / 何建明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5201-5352-2

I. ①老… II. ①何… III. ①道家-文化研究 IV.
①B22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71805 号

老子道文化研究 (2019 年第 1 辑)

主 编 / 何建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李丽丽

文稿编辑 / 肖世伟 高欢欢 等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 (010) 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04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5352-2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老子道文化研究》学术委员会及编委会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中江（北京大学）

王宗昱（北京大学）

卢国龙（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少明（中山大学）

徐小跃（南京大学）

詹石窗（四川大学）

主 编 何建明（中国人民大学）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付海晏（华中师范大学）

吴 真（中国人民大学）

姜守诚（中国人民大学）

秦国帅（齐鲁工业大学）

程乐松（北京大学）

主编助理（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唯（中国人民大学）

周努鲁（四川师范大学）

郝光明（贵阳学院）

胡泽恒（中国人民大学）

目 录

老子与道论

“道”与时间	谢林德	/	001
许地山的道教史论与道教的三维一体结构	何建明	/	018
《老子》生成论的两条序列	曹 峰	/	033

道家思想

王充的“自然”观	井之口哲也	/	049
言道与术道：道家思想的信仰空间	程乐松	/	060
唐玄宗《道德真经》御注、御疏中的“理国”与“理身”	高桥睦美	/	088
从“修仙”到“修福”：古灵宝经系普修模式的构建	郝光明	/	113
宋代老学的思想价值	刘固盛	/	122

道家与社会

“不得妄伐树木”禁令对道教戒律的影响	[法] 寿酣 (Johan Rols) 著 秦国帅 译	/	139
茅山降授：道教与上层社会	[美] 司马虚 (Michel Strickmann) 著 陈 影 译	/	153

明代昆明真庆观兴建考论 郭 武 / 195

道家文献研究

宋元道教沐浴科仪的文献研究 姜守诚 / 211

道家文化研究

画中见道：倪瓒绘画中的道教世界 姜子策 / 283

稿 约 / 300

“道”与时间

谢林德^{*}

内容提要 《老子》“道”与时间的关系之所以难以确定，原因之一是我们不能直接从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出发研究“道”的时间性。另一个原因是时间性本身难以界定，一方面“道”的恒常性超越经验境界中万物短暂存在的时间性；另一方面，恒常的“道”并不绝对地脱离时间性的范围。本文试图说明“道”不能被视为一个超越时间的实体，相反，提出“道”具有内在的时间组织。

关键词 形而上学 《老子道德经》 道的恒常性

本文试图初步讨论“道”与时间的关系。其目的不在于阐释《道德经》的时间观，^①而在于探讨“道”本身的时间性，也就是它内在的时间组织。

* 谢林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新奥国际杰出教席岗位教授。

① 谢金良在《审美与时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一书中讨论了《老子》的时间观（第72~81、170~173页），但是其解释与分析有很多需要商讨的地方。譬如，对于《老子》第一章“天地之始”，谢金良解释为：“在老子看来，‘天地之始’是时间的起点，是宇宙的起点。”（第73页）。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老子》有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天地之始”直接表达“时间”的起点。同样，对于第二十五章“先天地生”一句，谢金良认为它的意义是历史的尽头，说明《老子》的历史观（第76页）。这里“历史”具体有什么意义，有一点不明确。陈苏珍在其论文《老子时间观探微》[《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52~55页]中基本上是从道德观讨论《老子》时间观。然而，也提出在《老子》看来，“时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第53页）。这种意见很有意义，但是陈苏珍所引用文本的段落也不能证明无有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个时间关系，而不是一个存在关系。

事实上，“道”是否具有内在时间组织，是值得商讨的一个问题。“道”平常被视为一个超越时间的实体或者含有永恒性及真常性的整体。如此，何以其中具有时间性的组织？如果“道”是超越时间的实体，“道”其实不能含有任何时间性的组织，但是如果“道”是一个永恒性或真常性的整体，我们更进一步会提问：它的永恒性或真常性的基础为何？这种永恒性是哪一种永恒性，真常性是哪一种真常性？我们就不可避免进入“道”与时间的关系这方面一个讨论，以及分析永恒性或真常性的时间结构。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道”是永恒的，意即“道”处在万物的变化流行中而自己不变，也可以说它是这个一直在流变中“不变”的“一直”或者变中不变的原因，类似一个急湍漩涡的中心、龙卷风的“龙嘴”，静止不动。另一个看法是“道”自己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恒变恒动的。简而言之，“道”是一个“动体”。^①《老子道德经》几个段落描述“道”的运动：“反者道之动也”（第四十章），“周行而不殆”（第二十五章）。这些句子都指一个自己在动的“道”。根据这种观点，探讨时间问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这个“运动”与时间的关系终于为何？时间是“道”的运动的效果，还是“道”的运动是由时间形成的？

“道”与时间的问题，看起来很复杂，难以解决。一个难点就在于，我们现在的时间观与先秦哲人的时间观完全不同。有些学者说，中国古代哲学未曾发展出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有些学者对这观点提出疑问。问题是，什么叫作“抽象的时间概念”。对时间的“抽象性”也有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本文的出发点是，最好不要用抽象的时间概念作为研究基础，而试图分析若干与时间相关的性质。

一 “时”与时间

如果说先秦哲学没有发展出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这个命题的意义是，所有时间的现象、时间的性质，譬如时间的移逝性、连续性与经常

^① 陈鼓应提出这个观点，参见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73~74页。

性，都连接到一个具体事物的变化或运动，而且没有专门一词表达“时间”。“道”“化”等概念聚合了许多时间性质在内，因此，它们也能表达事物存在或变化中的时间性，不需要将时间的性质视为一个单独的实体（entity）的特质。如果说，“他很年轻”或“他变老了”，我们从个人的身体情况或他的寿命说明时间的现象，如果说孔丘活到七十二岁，我们用年龄表达时间，换言之，“时间”意义在许多事物、状态、行动之内。

比较哲学观点的一个命题是，先秦哲学没有从“时间”这一概念出发分析外界或情内的实际现象。这个命题的意思不是先秦哲学家不重视时间，或者无法识别出时间的复杂性与吊诡性，其实相反，讨论时间问题的论点有很多，但是先秦哲学家不是讨论时间本身，不提“时间是什么”这一个问题，而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概念来分析他们所经验到的实际境界的时间性及时间现象。

考察古代哲学词汇的意义，涉及时间现象最关键的一个概念就是“时”。“因时”、“应时”或者“审时”都蕴含丰富的政治意义与道德意义。“时”的意义一般是“四季”、“时期”、“时刻”或“时机”，指着一个具体的时段或局势，譬如四季的变替、日月星辰的运转及位置。《易传》也用“时”来解释一个卦体的内涵，这里“时”就指着刚柔的形势。《周礼·考工记》更进一步发展“时”的论说，将“时”归类于天，将“气”归类于地，将“材”与“工”归类于物与人，就形成一个四角形的架构。^①“时”基本上是由于天的作用而形成的，根据“时”我们能辨别出天运中不同的阶段和功能。“气”随着地的不同方位而变，同样，“时”随着天的不同运作阶段而变，致使万物秉受的性质不一，其中有优劣、美恶的差异。天与地形成一个结合时间与空间的全体，但是“时”还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时间”意义，而是指运动中的阶段、时刻或时机。

“时”与动物及植物的长生及行为密切相关。“时”与“物”如何互动，基本上有两种观点：根据一个观点，“时”与“物”之间有感应关系。植物及动物自然而然反映“时”的“命令”（《吕氏春秋·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另一个看法是，人首先需要识别“时”的现实性，才能适

^①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周礼注疏》卷39《冬官考工记第六》，《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906页。

应时机的功效（《吕氏春秋·审时》）。

日、月、行星的运转、植物与动物的生长循环、人的生死循环等都能表达时间的过程或者构成时间的过程。如何调节不同事物的循环，对这一问题古代哲人特别关心。譬如，关于永续性及连续性方面的问题，指出生存过程的真常性成为一个基本条件，而真常性由重复性与更替性构成，所以生存过程的真常性也能构成万物存在的连续性。生存过程的真常性的一个特点是“终则有始”（《易·恒卦·彖》）。为了保持“终则有始”的真常性，《老子》指出“复归其根”等原则。^①自然现象的过程往往与人的仪式制度连合为一，譬如天干地支反映商代礼拜仪式的日历及其次序。所以时间定义仪式，仪式同时维持自然现象的时间组织。最近出土的“日书”也说明了时间与仪式之间的辩证关系。

《庄子》中的“化”或“物化”和雷同的概念也包含时间过程与时间性质的意义。万物“方生方死”，在同一个时刻活着，在同一个时刻进死。万物的存在有限，而“化”是无限的。“物化”不断持续，造成时间与存在的连续性。然而，“化”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它的意义不分时间与存在。通过“化”，一切物体失去了自己的性质。所以“化”不只消除时间与存在的限制，也取消其他性质与定义。

《易传》中“化”的观点稍微不同：“化”是由于爻的变动（“变”）而形成的，“化”与“变”都归于刚柔两爻的互动及其感应。“化”在卦象中显露出来，所以从卦象可以看到人生界的局势。“化”将乾坤所产生出来的过程联合起来，使许多过程于不同时机“会通”。《易传》中的“易”概念从其时间性质来看类似“化”概念，但是“易”也指乾坤生生不息的能力，而且显明这个能力的连续性。总而言之，“化”与“易”都表达事物变化过程的结合性和时间的连续性，并说明经常性与变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墨经》也对“变化”做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墨经》不是从时间看变化，而从“物化”解释变化：

^① 关于《老子》“常”与“归”“复”的关系，参见陈梦家《老子分释》，中华书局，2016，第3~6页。

化，征易也。（《经上》）^①

化，若鼃为鹑。（《经说上》）^②

总而言之，时间概念抽象化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得到不同的结果。此外，古文献也常用“旦暮”“昼夜”“春秋”“冬夏”等词来表达时间的变化，同时用“古今”“往来”等词表达某一些事物或事件在时间内的连续性及其历史。

二 “宙”：“时间”的扩展性

除了变化和真常性之外，对时间概念抽象化还有一个观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时间是扩展的：好像时间的扩展状态成为发展抽象时间概念的萌芽。在先秦哲学一些文本中，时间的扩展性是按照空间观而构成出来的，两个观点结合起来表达含有天地万物古今的一个扩展形体，叫作“宇宙”，代替先前所用的“六合”等说法。^③

《墨经》对时间的扩展状态做了仔细的分析，将时间与空间的扩展并连：

久，弥异时也。（《经上》）^④

今久：古今且莫。（《经说上》）^⑤

“弥”是“遍”的意思（王念孙），^⑥“久”布满不同时段或时刻的地方。

① 孙诒让：《墨子闲诂》第10卷《经上》第40篇，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第316页。

② 孙诒让：《墨子闲诂》第10卷《经说上》第42篇，第340页。

③ 汉代文献常以“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描述空间与时间的扩展性，参见《淮南子·齐俗训》，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2016，第798页。《尸子》中有“天地四方曰宇”的佚文，参见《尸子疏证》，汪继培辑，魏代富疏证，凤凰出版社，2018，第78页。

④ 孙诒让：《墨子闲诂》第10卷《经上》第40篇，第315页。

⑤ 孙诒让：《墨子闲诂》第10卷《经说上》第42篇，第339页。

⑥ 孙诒让：《墨子闲诂》第10卷《经说》第40篇，第315页。

按照孙诒让的校正，《经说》的意义是“久：古今旦暮”。^①根据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 Graham）的解释，这个句子的意义稍微有异：“久：今古合旦暮。”^②

对空间的扩展状态，《墨经》的解释很接近：

宇，弥异所也。（《经上》）^③

宇，东西冢南北。（《经说上》）^④

《墨经》用“久”与“宇”两个词来表达时间与空间的相同性，相同之处在于它们的扩展性由二维组成。在袤远空间里，东西的长度交叉着南北的长度；在永远的时间里，古今移动所造成的长度交叉着旦暮变换所造成的重复。长度好像被当作《墨经》解释“宇”“宙”等概念最基本的思维模式。^⑤

《庄子》在时间和空间的二维结构中发现了一个内在矛盾：

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剝者，宙也。（《庄子·庚桑楚》）^⑥

有长度的“宇”与没有长度的地点性质不同，本来还能结合；同样，有长

① 孙诒让：《墨子闲诂》第10卷《经说上》第42篇，第339页。原文是“今久古今且莫”。王引之、孙诒让以“今”字为衍文，“且”字修正为“旦”字。孙氏也将“莫”字修正为“暮”字：“（今）久，古今（且>）[旦]（莫>）[暮]。”

② 葛瑞汉以“今久”字为倒文，修正为“久今”，“古”字之后的“今”字修正为“合”字，下文与孙相同：“（今久>）[久，今]古（今>）[合]（且>）[旦]莫（莫>）[暮]。”A. C. Graham, *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93.

③ 原文有“守”字，王引之修正为“宇”字。孙诒让：《墨子闲诂》第10卷《经上》第40篇，第315页。

④ 原文有“家”字，修正为“冢”字。孙诒让：《墨子闲诂》第10卷《经说上》第42篇，第339页。

⑤ 其他解释类似，比方说解“穷”为“或有前不容尺也”。毕沅用“变化”的模式解释“久”，恐怕不符合《墨经》本意：“言不易其时，故久。”孙诒让：《墨子闲诂》第10卷《经上》第40篇，第316页。

⑥ 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5，第800页。

度的“宙”与没有其间的时刻原来不符，造成时间的吊诡性。人生存在不例外，也含着类似的内在矛盾，其中“有”“无”并存。

三 “道”超越时间

按照上文的分析，时间的抽象化不只从不同观点出发，而且根据不同的时间性质辨别出不同的境界，所以时间性质能成为存在境界的界限。譬如，《庄子·大宗师》女偶说明达到“道”最高级的修炼程度是“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所以，有生有死只万物存在的境界，“不死不生”指“道”存在的境界，但是两个境界不是绝对分开，“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① 所以，“道”超越死生存亡的移逝性，但是还保持时间的恒常性。^②

杜光廷更进一步根据时间性划分“道”与“物”的境界，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解释“道”如下：

道者，至虚至极，非形非声，后劫运则不为终，先天地而不为始。圆通澄寂，不始不终，圣人以通生之用可彰，寻迹而本可悟。故以通生之德，强名为道也。^③

杜氏的解释中“后劫运则不为终，先天地而不为始”两个短句很清楚地区分两个境界：一个是“不始不终”的、无时间性的境界，就是“道”。“道”超越“天地产生之后”与“劫运终止之前”两个时间界限，同样超越与动静、盛衰、变变迁所有相关的时间性。“道”永恒般地存在，成为一个超越普通经验的实体，“道”“至虚至极，非形非声”。另一个是具有生死兴衰的人生界。然而，这两个境界并不是绝对没有相连之处。人生界是由“道”的生命功能“德”而产生出来的，所以“道”所含有的超越

①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52～253页。

② 冯友兰讨论“理”的时间性，而否定“理”绝对超越时间这个看法，参见《新理学》，《贞元六书》上册，中华书局，2014，第66页。

③ 《道德经集释》下册，中国书店，2015，第592页；《道德经集释》中无“非形非声”四个字，据《成统道藏版本》补充。杜氏自叙署年为天复元年，即公元901年。

时间性这个特质也倒映于人生界，造成“通生之德”的连续性。因此，圣人从“德”的永久性及不朽性能体会到“道”的永恒性。

“道”与“德”都是永久存在的，然而它们永久存在的时间形式并不一致。“道”像无生无灭的真如一样超越时间的变迁性，也享受永恒性。“德”的永久存在由于“通生之用”而成，它的时间性形式是一种恒常不朽的状态。

杜氏在解释《老子》第一章“可道”之“道”与“常道”时，不只使用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而且根据这个概念的内涵，辨别出不同的时间形式，超越时间变迁性成为这时间形式之一。佛家对他时间观的影响很明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杜氏发挥《老子》“道”“先天地生”“象帝之先”等观点，将“道”视为万物生产之前所产生的境界。《庄子·秋水篇》明确提出“道”与万物的差异也是一个时间形式方面的差异：“道无终始”，但是“物有死生”；因为“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所以万物的存在由于时间的变迁而确定。^①死生之物短暂存在，而“道”恒常存在。其实，《庄子》“道无终始”并不是超越时间所有的性质，它的恒常性是生存过程内在的原则，所有的生存过程“一虚一满”，“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以此造成一个时时反复的、永久不断的连续域。

《韩非子·解老》从另一个观点讨论“道”恒常存在：

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论，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没有常所的“道”无处不在，它存在的时间也包括所有实物存在的时间，所以“与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韩非子》所表达的恒常性以“道”普遍存在为其基础，与《庄子》“无终始”的永久性

^①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587页。

有很大的差异。

然而，杜光廷将永久性与恒常性的时间形式归于“德”，以“德”为道在万物实现的一个境界，除了“德”之外，划分“道”本身的境界，两个境界既有认识论又有形而上学的差异，形而上学的差异在于它们时间形式不一，一个属于时间之内，另一个否定时间的存在，两个境界之间为真影关系，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恒常性和永久性只是“道”超越时间境界的一种反映。

四 “混成”与时间

“道”概念的含义与“化”或“易”雷同，包含一定的时间性质。但是因为“道”被视作实际的本原，所以它的时间性质常常不会被专门地表达出来。王弼以“万物之宗”或“品物之宗主”解释“道”与“物”的关系。^①“道”与“万物”成为像人类宗族一样的种系发生系统（phylogenetic system），属于相同的一个生产体系，“道”与“物”之间本来没有范畴性的差异。“道”是产生“物”的祖先，同时是所产生出来的“物”的祖宗，“物”是祖先的子孙，同时是祖宗的代表。所以，“道”“无形无名”，与其他有“象”、有“音”、有“味”的事物不一样。然而，“道”与其他事物的差异在于“道”是“不变”的，而其他事物一直在变。虽然“古今不同”而“时移俗易”，“道”是一个既“古今通”又“终始同”的实体，形成时间变化中的一个不变不断的连续域。这个连续域形成一个特殊的时空境界：从末端可以追溯本源，从本源可以追溯末端，“执古可以御今，证今可以知古今”。^②

“道”与“物”基本上属于相同的系统。但是，从系统上的位置与其产生形式来说，它们是有差异的，具有不同的存在形式。“道”是“混成”而产生出来的事物，它不同于有生之物由父母生育下一代的方法。“道”在天地之前“混成”的重点在于，这个过程不是“母”产生“子”一类

① 《老子指略》，《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弼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16，第195页。

② 《老子指略》，《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195页。

的形成过程，^①但是却标明了一个绝对的开始点。没有其他事件能引起这个“混然”状态；由于这个“孕育状态”，“道”是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

“混成”不只是指“道”“为物混成”，^②而是说明一个普遍的生生不息的潜能。王弼将“混成”两个字拆开，成为“混然”而“成万物”的意义。^③“混然”与“无形无名”相同，指着“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一般的产生能力。^④“道”的本质就是这个生生能力，而且这个能力不损不益，一直保存，造成所有实际变化。

总而言之，据王弼而言，“常道”表达“道”所具有的生生能力的连续性，但是在“道”与“物”之间，王弼也辨别出两种不同的连续性，并用“宗主”这个词概括这两种连续性：“宗”说明“道”自己“混成”而生，一直保持生生不息的潜能，也维持“品物”继续存在；“宗主”指“道”是“万物”的祖先，将它与“万物”联合为一。^⑤第一种连续性说明产生能力不断存在，“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而且有变之中不变的能力“无形无影、无逆无违”。第二种连续性是由这种生生不息之能力形成的组织，是“道”与“万物”的系谱（genealogy）。

五 “常名”与“无名”

《老子》第一章“常道”之“常”不应该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其实，“道可道非常道”一句含有相互矛盾的意义。根据“道”一词的含义，“道”本身趋向连续性。“道”提供指导，所以能造成一定的稳定性和规律性。用“道”作为轨道，国家或君主的威权能持续一定的时间。“可道”是现实“道”的指导功能及规范功能。所以“可道”之“道”也有它的经常性及连续性。为什么“可道之道”不算一个“常道”？

第一章第二句回答了这个问题。“名”与“道”的含义是不同的，“名”不含什么经常性或连续性的意义，一个名称的作用是识别事物或者

① 《老子指略》，《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62页。

② 《老子指略》，《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195页。

③ 《老子指略》，《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62页。

④ 《老子指略》，《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195页。

⑤ 《老子指略》，《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195页。